書法約言 畫譜

書法約言小引

非有爲之甚易而工之甚難者書法是也吾人自初就外傅時即秉筆學作字迨大長也由楷而行由行而草舉天下之人無一不出於此然其事爲最易然而千萬人之中始有一二人焉以能書名天下其故何也豈工書者之點畫獨異于童蒙所書之點畫耶僕生平不善作字揆厥所由大率手不從心心欲其秀而手不能秀唯覺其笨耳心欲其勁而手不能勁唯覺其軟耳僕未嘗不自恨其手腕之弱乃以觀于

世之魁梧奇偉者流亦復不能工書以是知斯事必由天生非人力所可至者已

鹽城射陵宋君以能書名當世所著書法約言雖以余之不敏讀之猶知其妙矧其在當行家乎射陵曾語余少年時體弱善病有異人授以房中術自後康强健飯神采倍增非尋常所可及然則射陵之于書法或亦以異術行之採古帖之精神以歸于我之腕內淪肌浹髓貫注流通不知我之爲古人與古人之爲我得于心而應于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乎 心齋張潮識

新安　張潮　山來　輯
同里　查士標　二瞻　校

書法約言

歙城宋曹射陵著

總論

學書之法在乎一心心能轉腕手能轉筆大要執筆欲緊運筆欲活手不主運而以腕運腕雖主運而以心運右軍曰意在筆先此法言也古人下筆者曰[illegible]

不虛發。令人好溺偏固。任筆為體。恣意揮運。以少卿而自炫新奇。以意足而不顧顛錯。究於古人妙境茫無體認。又安望其升晉魏之堂乎。凡運筆有起止。一筆一字俱有起止有緩急。緩以會心急以取勢有映帶映帶以連脈絡有回環。即無往不收之意有輕重。凡轉肩過渡用輕凡畫捺蹲駐用重有轉折。如用鋒向左必轉鋒向右如書轉肩必內方外員書一捺必內員外方須有轉折之妙方不坂實有虛實。如指用實而掌用虛如肘用實而腕用虛如小書用實處而大書則用虛更大則週身皆用虛有偏正。偶用偏鋒亦以取勢然正鋒不可使其筆偏方無王伯雜處之弊有藏鋒有露鋒。藏鋒以包其氣露鋒以縱其神藏鋒高於出鋒亦不得以模糊為藏鋒須有用筆如太阿剸截之意方妙即無

筆時亦可空手作握筆法書空演習久之自熟縱行臥皆可以意為之自此用力到沉着痛快處方能取古人之神若一味彷摹古法又覺刻劃太甚必須脫去摹擬蹊徑自出機軸漸老漸熟乃造乎淡遂使古法優游筆端然後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托也今人患在空竭心力總不能離本來面目以言乎神烏可得乎古有云書法之要妙在能合神在能離所謂離者務須倍加功力自然妙生既脫于腕仍養于心方無右軍習氣一筆摹擬不能脫化

卽謂右軍習氣魯公所謂趣長筆短。常使意勢有餘。字外之奇。言不能盡。故學子敬者畫虎也。學元常者畫龍也。

余謂學右軍者。固無書之跡。亦無書之名矣。

計甫草曰讀此論如閱龜年說天寶遺事令人感發起舞。

又

初作字。不必多費楮墨。取古榻善本。細觀而熟觀之。旣復背帖而索之。學而思。思而學。心中若有成局。然後舉筆而追之。似乎了了於心。不能了了於手。再學再思。再思再校。始得其二三。旣得其四五。自此縱書

以擴其量總在執筆有法運筆得宜真書握法近筆頭一寸。行書寬縱執宜稍遠可離二寸。草書流逸執宜更遠可離三寸筆在指端掌虛容卵要知把握亦無定法熟則巧生又須拙多於巧而後真巧生焉。但忌實掌掌實則不能轉動自由務求筆力從腕中來筆頭令剛勁手腕令輕便點畫波掠騰躍頓挫無往不宜。若掌實不得自由乃成稜角縱佳亦是露鋒筆機死矣腕豎則鋒正正則四面鋒全常想筆鋒在畫中則左右逢源靜燥俱稱學字既成猶養于心令無

俗氣而藏鋒漸熟藏鋒之法全在握筆勿淺淺者掌實之謂也譬之足踏馬鐙淺則易於出入執筆亦如之楷法如快馬斫陣不可令滯行如坐臥行立各極其致草如驚蛇入草飛鳥出林來不可止去不可過先作者爲主後作者爲賓必須賓主相顧起伏相承疏取風神密取蒼老真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後勁用骨爲體以主其內而法取乎嚴肅用肉爲用以彰其外而法取乎輕健使骨肉停勻血脉貫通疏處平處用滿密處險處用提滿取肥提取瘦太瘦則形枯

太肥則質濁觔骨不立脂肉何附形質不健神采何
來肉多而骨微者謂之墨猪骨多而肉微者謂之枯
藤書必先生而後熟既熟而後生先生者學力未到
心手相違後生者不落蹊徑變化無端然筆意貴淡
不貴艷貴暢不貴緊貴涵泳不貴顯露貴自然不貴
作意蓋形圓則潤勢疾則澀不宜太緊而取勁不宜
太險而取峻遲則生妍而姿態毋媚速則生骨而觔
絡勿牽能速而速故以取神應遲不遲反覺失勢無
論藏鋒出鋒都要章法安好不可虧其點畫而使氣

勢支離夫欲書先須凝神靜思懷抱蕭散陶性寫情預想字形偃仰平直然後書之若迫于事拘于時屈于勢雖鍾王不能佳也凡書成宜自觀其體勢果能出入古法再加體會自然妙生但拘於小節畏懼生疑迷於筆先惑於腕下不成書矣今人作書如新婦梳粧極意點綴終無烈婦態也何令之不逮古歟

曹秋岳曰是論如爛熳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可稱書家三昧

魏叔子曰射老論書法真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

答客問書法

客謂射陵子曰作書之法有所謂執可得聞乎射陵子曰非深淺得宜長短咸適之謂乎曰其次謂使可得聞乎曰非縱橫不亂牽掣不拘之謂乎曰次謂轉可得聞乎曰非鉤鐶不乖盤紆相屬之謂乎曰次謂用可得聞乎曰非一點分向背一畫辨起伏之謂乎曰又有淹留勁疾之法可得聞乎曰非能速不速是謂淹留能留不留方能勁疾之謂乎曰不可使狀如算子大小齊平一等可得聞乎曰非分布不可排偶體勢不可倒置各盡其字之真態之謂乎曰又有體

用兼收脫化無我可得聞乎曰非要領了然意先筆後導之如注頓之若山電激龍飛之勢雲崩獸駭之奇無所不至之謂乎曰又有蹇鈍滑突之弊可得聞乎曰非以孤疑而故作淹留以狠籍而故稱疎脫之謂乎曰如巨石當路枯槎架險可得聞乎曰非妍姿不足體質猶存有意剛方而終爲強項之謂乎曰如秋蛇纏物春林落蕊可得聞乎曰非骨氣相離專事柔媚存心紆緩而終爲俗胎之謂乎曰又有脫易不收輕瑣任意全無紀律隨手弊生可得聞乎曰非失

於規矩。流於酬應。撓于世務。染于俗吏之謂乎。曰。善哉言乎。願請其詳。曰。書法之要。先别乎古今。今不逮古者。古人用質而今人用妍。古人務虛而今人務滿。質所以違時。妍所以趨俗。虛所以專精。滿所以自畫也。予弱冠知學書。留心越四紀。枕畔與行篋中嘗置諸帖。時時摹倣。倍加思憶。寒暑不移。風雨無間。雖窮愁患難。莫不與諸帖俱。復嘗慨漢晉以迨有唐諸先哲已遠。無從起而質問。間有所會。或亦茫然。所謂功力智巧。禀然不敢自許。大約聞之古人云。運用之方

雖由巳出而規矩所在必從古人學規矩則老不如少思運用則少不如老老不如少者期其可勉少不如老者愈老愈精又要于筆頭進步時得取勢取致之妙非勁利不能取勢非使轉不能取致若果于險絕處復歸平正雖平正時亦能包險絕之趣而勢與致兩得之矣故志學之士必須到愁慘處方能心悟腕從言忘意得功效兼優性情歸一而後成書客退而書諸紳射陵逸史曰茲篇作問答語間用筆陣圖與書譜成句非勦取也不過假此以爲注疏俾志學

之士一見了然豈不快歟

湯惕菴曰讀此文淺加體貼學問功夫次第與鍜鍊人品之法總歸于剛柔合德身世咸宜字字可作泛游指南不止學書法而已

論作字之始

伏羲一畫開天發造化之機而文字始立自是有龍書穗書雲書鳥書蟲書龜書蝶書蝌蚪書鐘鼎書以至虎爪蚊脚蝦蟆子皆取形而作書古帝啓萌倉頡肇體嗣有六書而書法乃備史籀從此變而爲大篆李斯又變而爲小篆王次仲又變而爲八分程邈又

變而爲隸書蔡邕又變而爲飛白飛白者隸書之捷也隸書又八分之捷也八分減小篆之半小篆又減大篆之半去古漸遠書體漸眞故六義八體旣行於世而楷法於是乎生矣

論楷書

蓋作楷先須令字内間架明稱得其字形再會以法自然合度然大小繁簡長短廣狹不得槩使平直如算子狀但能就其本體盡其形勢不拘拘於筆畫之間而遏其意趣使筆筆著力字字異形行行殊致極

其自然乃爲有法仍須帶逸氣令其蕭散又須骨涵於中勁不外露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方是藏鋒方令人有字外之想

如作大楷結構貴密否則懈散無神若太密恐涉於俗作小楷易於局促務令開潤有大字體段易於局促者病在把筆苦緊運腕不靈則左右牽掣把筆要在虛掌懸起而轉動自活若不空其手心而意在筆後徒得其點畫耳非書也總之習熟不拘成法自然妙生有唐以書法取人故專務嚴整極意歐顏歐顏諸家宜於朝廟誥勅若論其常當法

鍾王及虞書東方畫贊樂毅論曹娥碑洛神賦破邪論序爲則他不必取也

論行書

凡作書要布置要神采布置本乎運心神采生於運筆眞書固爾行體亦然蓋行書作於後漢劉德昇魏鍾繇亦善作行書所謂行者卽眞書之少縱畧後簡易相間而行如雲行水流穠纖間出非眞非草離方遁圓乃楷隸之捷也務須結字小疏映帶安雅勁力老健風骨灑落字雖不連而氣候相通墨縱有餘而

肥瘠相稱。徐行緩步。令有規矩。左顧右盼。毋乖節目。運用不宜太遲。遲則凝重而少神。亦不宜太速。速則窘步而失勢。布置有度。起止便靈。體用不均。性情安託。有功無性。神采不生。有性無功。神采不變。若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筆。無機智之跡。無馳騁之形。要知強梁非勇。柔弱非和。外若優游。中實剛勁。志專神應。心平手隨。體物流行。因時變化。使含蓄以善藏。勿峻削而露巧。若黃帝之道。熙熙然。君子之風。穆穆然。如此作行書。斯得之矣。又有行楷行草之別。總皆取法

右軍禊帖懷仁聖教序大令鄱陽鴨頭丸劉道士鵞羣諸帖而諸家行體次之

論草書

漢興有草書徐鍇謂張竝作草竝草在漢興之後無疑迨杜度崔瑗崔實草法始暢張伯英又從而變之王逸少力兼衆美會成一家號爲書聖王大令得逸少之遺每作草行首之字往往續前行之末使血脉貫通後人稱爲一筆書自伯英始也衛瓘得伯英之筋索靖得伯英之骨其後張顛懷素皆用草聖顛書

肥素喜瘦瘦勁易肥勁難務使肥瘦得宜骨肉相間如印泥畫沙起伏隨勢筆正則鋒藏筆偃則鋒側草書時用側鋒而神奇出焉逸少嘗云作草令其筆開自然勁健縱心奔放覆腕轉促懸管聚鋒柔毫外托左爲外拓右爲內伏內伏有度始爲藏鋒若筆盡墨枯又須接鋒以取興無常則也然草書貴通暢下筆易於疾疾時須令少緩緩以倣古疾以出奇或歛束相抱或婆娑四垂或陰森而高舉或脫落而參差忽往復收乍斷復連承上生下戀子顧母種種筆法如

人坐臥行立奔趨揖讓歌舞擗踊醉狂顛伏各盡意態方為有得若行行春蚓字字秋蛇屬十數字而不斷縈結如遊絲一片乃不善學者之大弊也古人見蛇鬭與擔夫爭道而悟草書顏魯公曰張長史觀孤蓬自振驚沙坐飛與公孫大娘舞劍器始得低昂迴翔之狀可見草體無定必以古人為法而後能悟生於古法之外也生悟於古法之外而後能自我作古以我立法也射陵逸史曰作行草書須以勁利取勢以靈轉取致如企鳥跱志在飛猛獸駭意將馳無非

要生動要脫化會得斯旨當自悟耳

王青嵒曰合眞行草三論讀之從思入從悟出達源之妙難以形求不測之至難以知喻幾幾乎得無所得忘無所忘與天遊與神化其實是苦心密詣啓迪來學卓爾難如能者從之幸無負此老婆心哉

査伊璜曰作書不法古人猶兵家之無旌旗壁壘也何以克敵乎射陵作書全是老將用兵若胸中素無壁壘又安能瞭然於口與手乎

跋

尉陵向以此帖贈余。不知為何人攜去。余復索之于其小阮汝吉。汝吉未有以報。而尉陵郵寄陳子定九中。適有此帖。定九轉以見示。余得之不啻法寶。亟載入叢書中。以與世之工書者共欣賞焉。心齋居士題

龔安節先生畫訣

金陵 龔賢 半千

學畫先畫樹後畫石畫石外爲輪廓內爲石紋石紋之後方用皴法石紋者皴之現者也皴法者石紋之渾者也

畫石筆法亦與畫樹同中有轉折處勿露稜角

畫石塊上白下黑白者陽也黑者陰也石面多平故白上承日月照臨故白石傍多紋或草苔所積或不見日月爲伏陰故黑

石最忌巒亦不宜巧巧近小方巒無所取

石不宜方方近板更不宜圓圓爲何物妙在不方不圓之閒

石必一叢數塊大石閒小石然須聯絡面宜一向即不一向亦宜大小顧盼

石下宜平或在水中或從土出要有著落今人畫石皆若倒縣可笑可笑

石有面有肩有足有腹亦如人之俯仰坐臥豈獨樹則然乎

畫樹易畫石難樹有體段石無端倪石自石而
山自山今人作畫樹下轉似山山頭轉似石
石有背面面多皴背不宜多皴惟屋亦然景在
下面朝我景在上面朝外石亦然
石面有似平臺者然平臺者卽破山也山倒去
半邊卽成平臺故作色平臺面染綠苔草色也
傍染赭色倒去沙土色也
初畫高手亦自可觀畫至數十年後其好處在
何處分別其顯而易見者皴法也皴法名色甚

多惟披麻豆瓣小斧劈爲正經其餘卷雲牛毛
鐵線鬼面解索皆旁門外道耳大斧劈是北派
戴文進吳小僊蔣三松多用之吳人皆謂不入
賞鑑刺棃皴卽豆瓣皴之變巨然常用此法
山頭宜分土石或石戴土或土戴石所以欲分
者辨深淺耳深山大壑純用石山不妨若淺水
沙灘不妨用土山耳土山下不妨用小石爲脚
大山內亦宜用土山爲肉純用石恐無煙雲縹
緲之態耳

學畫先畫樹起畫樹先畫枯樹起畫樹身好然

後點葉

樹身中直皴數筆謂之樹皮根下闊處白處補

一點兩點謂之樹根

四筆即成樹身以後即添枝身向左則枝皆向

左左枝多右枝少若向右樹反此

四筆之曲直覗一筆之曲直但上狹而下稍寛

耳

續三筆而直下合一筆爲樹身

合二筆之半自上而下爲右杈自左而右卽轉而上共一筆也

二筆左半合一筆之杪爲左杈

自上而下上銳下立中宜轉折然轉折在中半之上轉折處勿露稜角惟用中鋒自無芒刺

凡向左枝皆自上而下向右枝皆自下而上此自然之理卽欲反畫亦不順手

向右樹第一筆自上而下又折上折上謂之送送筆宜圓若偏鋒卽扁筆矣

向左樹先身後枝向右樹先枝後身

向左樹大枝向右向右樹大枝向左亦有變體卽不論

向右樹一筆卽分丫分丫處勿結几自上而下自左而右者謂之走筆

一株獨立者其樹必作態下覆式居多

二株一叢必一俯一仰一欹一直一向左一向右一有根一無根一平頭一銳頭二根一高一下

古云三樹一叢第一株爲主樹第二樹三樹爲客樹或問何以爲主樹曰根在下者爲主樹主樹近樹也三株或四株一叢一樹二樹相近則三樹四樹必稍遠謂之破式主樹欹客樹直主樹直則客樹不得反欹矣主樹根在下則樹杪不得高出客樹之上主樹多欹者所以讓客樹之直也大叢中不妨添小樹直立如孔門弟子冠者中雜立童子也

一樹二樹相近直立則枝宜橫出頂上

一樹向前則二樹向後中添小樹則兩向雖向前者必顧後向後者必應前

亦有羣樹一向謂之變體偶一爲之不可多作也

三樹一叢一樹有根則二樹無根

添葉一樹一色葉子不可雷同五樹之下雜以變體十樹之外不妨雷同

四樹一叢添葉式　此四樹一叢三樹相近一

樹稍遠添葉子最要濃濃澹澹始有分別且其中要一縱一橫如扁點橫也下垂葉縱也縱者直也半菊頭縱之類松針葉橫之類不縱不橫夾圈圓點子也

六樹一叢大叢九樹小叢三樹六樹中叢也六樹六色葉子不可雷同

無葉謂之寒林數點謂之初冬葉稀謂之深秋一偏點謂之秋林積墨謂之茂林小點著於樹杪謂之春林

平橋兩面俱見者其面必狹
空者爲亭實者爲團瓢
畫屋有正有旁正爲堂旁爲舍不得倒置
畫屋要設以身處其地令人見之皆可入也
橋有面背面見於西上則背見於東下往往有
畫反者大謬也小橋平橋不必著欄高橋危橋
不可不著欄
亭子有三足者四足者其常也亦有多至八九
柱者有四面者六面八面者

凡安寺觀大小亦宜視山之深淺林之厚薄設
橋亦然小橋板橋止可設於平灘沙水之際深
山大澤須用石橋樓臺宜聳出在松楸林木之
外然亦須襯貼大石橋邊必有古寺

樓閣第二層宜淺

畫屋固不宜板然須端正若欹斜使人望之不
安看者不安則畫亦不靜樹石安置尚宜妥貼
況屋子乎

亭子宜著高爽處在下之亭必矮而闊中多柱

凡畫風帆或其下有水草蘆葦楊柳之屬皆宜順風若帆向東而草頭樹杪皆向西謂之背戾乃畫家之大忌

大船著桅宜在中小船著竿子在前半見有著於船頭者非是也篷索遠則不見然不畫出又無勢止得畫一根遠不見人手持之處其人隱於梢篷内卽不見也

遠帆宜短又是一法

如三船同行一船獨二一船稍近二船均停擺去

可笑也

畫泉宜得勢聞之似有聲卽在古人畫中見過摹臨過亦須看眞景始得

畫石宜穩今人畫石不管著落何地或著水如在水中或著土如在土上今人常畫一尖倒垂似懸而無所依附可笑也可歎也

大石閒小石染墨小石宜黑大石宜白

松葉宜厚

畫松平頂多於直頂

畫松正與畫柳相反畫柳從下分枝畫松枝在樹杪柳枝向上松枝兩分畫柳根多畫松根少松宜直柳宜欹松針宜平

玲瓏石最忌瑣碎瑣碎美人圖中物也

玲瓏石宜在水邊近日文沈圖中多畫此

玲瓏石多置於書屋酒亭傷大邱大壑中不宜著此

柳欲身短而幹長根宜遠引宜出土

畫柳最不易余得之李長蘅從余學者甚多余

曾未以此道示人今告昭昭曰畫柳若胷中存一畫柳想便不成柳矣何也幹未上而枝已垂一病也滿身皆小枝二病也幹不古而枝不弱三病也惟胷中先不著畫柳想畫成老樹隨意勾下數筆便得之矣

俯螳螂枝最忌枝枝相似犯此謂之刻板耳惟用筆法卽無此病

畫訣完

序

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

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嗚乎不窮理格物不以致幽深利動靜性古聖從且難言之况

後世曲學之士其識卑云為猶無本之水其涸可待𨕖足與論江海之大星宿之源哉盡藝事也吾謂非

仰觀俯察遠求近取
通德類情雖象形耳
而造化之功用鬼神
之情狀靡遺而無無
閒焉盡雖巧曷足尚

哉且易曰萬物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説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神也者妙萬物

而為言者也動萬物
者莫疾乎雷撓萬物
者莫疾乎風燥萬物
者莫熯乎火說萬物
者莫說乎澤潤萬物

者莫潤乎水終萬物
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故水火相逮雷風不
相悖山澤通氣然後
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今夫畫飛也潛也動
也植也山之擾水之
遂宮室寺宇器數然
物之畢具萬物爭耶
是豈庸碌人之能耶

自宋元以後兼論矣今世之畫吾於清湘有表異焉世之知清湘者是其筆墨之高之古之離奇之創獲

以為新闢蠶叢而不知其蕭然之極無是也無為也養晦於庭廬敬亭與木居居與鹿豕游其聽命於天

地八卦久矣及失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率
然為畫有以也且數
十年來仰觀俯察益
自解脫嵩事筆墨而

歿生醉飽於歷代名
流之堂奧又久進乎
技矣而旁通之及乎
巧矣而拙成之筆之
所至非徒古成法所

得而羈縻之也然變
化之殊或寓韜畧或
用書法或如跛躄度
聾之微有以與古今
人若不相及者而彝

非一貫之旨也吁淸湘之逸不以盡而不得不以盡傳矣

旹

康熙庚寅冬十月望日

廣寧胡琪書於閭山
書屋

畫譜

清湘石濤大滌子極著

廣寧閒山子樹胡琪閱

一畫章第一

太古無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自立矣法于何立立〻于一畫一畫者衆有之本萬象之根見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所以一畫之法。乃自我立。立〻

一畫之法者蓋以無法生有法以有法貫衆法也夫畫者法之表也山川人物之秀錯鳥獸艸木之性情池榭樓臺之矩度未能深入其理曲盡其態終未得一畫之洪規也行遠登高悉起膚寸此一畫收盡鴻濛之外即億萬萬筆墨未有不始于此而終于此惟聽人之取法耳人能以一畫具體而微意明筆透則腕不虛腕不虛動之以旋潤之以轉居之以曠出如

截入如揩方圓直曲上下左右如水就深如火炎上自然而不容毫髮強也用無不神而法無不貫也理無不入而態無不盡也蓋自太朴散而一畫之法立一畫之法立而萬物著矣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豈虛語哉

了法章第二

規矩者方圓之極則也天地規矩之運行也世知有規矩而不知夫乾旋坤轉之義此天地之縛人於法人之役法於蒙雖攘先天後天之法終不得其理之所存所以有是法不能了者反爲法障之也一畫明則障不在目而畫可從心畫從心而障自遠矣法無障々無法々自畫生障自畫退法障不參而乾旋坤

轉之義得矣畫道彰矣一畫了矣

變化章第三

古者識之具也化者識其具而弗為也嘗憾其泥古不化者是識拘之也識拘于似則不廣故至人無法無法而法乃為至法蓋有法必有化〻然後為無法夫畫天地變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勢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陰陽气度之流行也借筆墨以寫天地萬物而陶泳乎我也今人不明乎此動則曰某家

皴點可以立脚。非似其家山水。不能傳久。其家清淡。可以立品。非似其家工巧。祇足娛人。是我為其家役。非其家為我用也。縱逼似其家。亦食其家殘羹耳。于我何有哉。我之為我。自有我在。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夫好古敏求。則變化出矣。

尊受章第四

受與識先受而後識也。識然後受也。古今至明之士。藉其識而發其所受。知其受而發其所識。不過一事之能。其小受小識也。未能識一畫之權擴而大之也。夫一畫含萬物于中。畫受墨。墨受筆。筆受腕。腕受心。如天之造生。地之造成。此其所以受也。然貴乎人能尊得其受而不尊。自棄也。得其畫而不化。自縛也。夫

受畫者必尊而守之彊而用之無間于外無息于内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此乃所以尊受之也

筆墨章第五

古之人有〻筆有墨者有〻筆無墨者亦有〻墨無筆者非山川限於一偏而人之賦受不齊也墨之濺筆也以靈筆之運墨也以神墨非蒙養不靈筆非生活不神能受蒙養之靈而不解生活之神是有墨無筆也能受生活之神而不變蒙養之靈是有筆無墨也山川萬物之具體有反有正有偏有側有聚有散

有近有遠有內有外有虛有實有斷有連有層次有剝落有丰致有飄渺此生活之大端也故山川萬物薦靈于人因人操此蒙養生活之權苟非其然爲能使筆墨之下有胎有骨有開有闔有體有用有形有勢有拱有立有蹲跳有潛伏有衝霄有崱屴有磅礴有嵯峨有巑岏有奇峭有險峻一一盡其靈而足其神

運腕章第六

或曰。繪譜畫訓。章章發明。用筆用墨。處處精細。自古以來。從未有山海之形勢。駕諸空言。托之同好。想大滌子性分太高。世外立法。不屑從淺近處下手耶。異哉斯言也。受之於遠。得之最近。識之於近。役之於遠。一畫者。字畫下手之淺近功夫也。變畫者。用筆用墨之淺近法度也。山海者。一丘一壑之淺近張本也。形勢

者。鞹皴之淺近綱領也。苟徒知方隅之識。則有方隅之張本。譬如方隅中有山焉。有峰焉。斯人也。得之一山。始終圖之。得之一峰。始中不變。是山也。是峰也。轉使脫瓿雕鑿于斯人之手。可乎不可乎。且也形勢不變。徒知鞹皴之皮毛。畫法不化。徒知形勢之拘泥。蒙養不齊。徒知山川之結列。山林不備。徒知張本之空虛。欲化此四者。必先從運腕入手也。腕若虛靈。則

畫能折變筆如截揭則形不痴蒙腕受實則沉着透徹腕受虛則飛舞悠揚腕受正則中直藏鋒腕受仄則欹斜盡致腕受疾則操縱得勢腕受遲則拱揖有情腕受化則渾合自然腕受變則陸離譎怪腕受奇則神工鬼斧腕受神則川嶽薦靈

絪緼章第七

筆與墨會是爲絪緼〻〻不分是爲混沌闢混沌者舍一畫而誰耶畫於山則靈之畫於水則動之畫於人則逸之得筆墨之會解絪緼之分作闢混沌手傳諸古今自成一家是皆智得之也不可雕鑿不可板腐不可沉泥不可牽連不可脫節不可無理在墨海中立定精神筆鋒下決出生活尺幅上換去毛骨

混沌裏放出光明縱使筆不筆墨不墨畫不畫自有
我在蓋以運夫墨非墨運也操夫筆非筆操也脫夫
胎非胎脫也自一以至萬自万以治一化一而成氤氳
天下之能事畢矣

山川章第八

得乾坤之理者。山川之質也。得筆墨之法者。山川之飾也。知其飾而非理。其理危矣。知其質而非法。其法微危。必獲於一〻有不明則萬物障。一無不明則万物齊。畫之理。筆之法。不過天地之質与飾也。山川天地之形勢也。風雨晦明。山川之氣象也。疏密深遠。山川之約徑也。縱橫吞吐。山川之節奏也。陰陽濃淡。山川之凝神也。水

雲氣散山川之連屬也蹲跳向背山川之行藏也高明者天之權也博厚者地之衡也風雲者天之束縛山川也水石者地之激躍山川也非天地之權衡不能變化山川之不測雖風雲之束縛不能等九區之山川于同模雖水石之激躍不能別山川之形勢于筆端且山水之大廣五千里結雲萬重羅峰列嶂以一管窺之即飛仙恐不能周旋也以一畫測之即可參天地之化

奇也測山川之形勢度地土之廣遠審峰嶂之踈密
識雲烟之蒙昧正踞千里邪睨万重統歸於天之
權地之衡也天有是權能變山川之精靈地有是
衡能運山川之氣脉我有是一畫能貫山川之形
神此予五十年前未脫胎于山川也亦非糟粕
其山川而使山川自私也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
川脫胎于予也予脫胎于山川也搜盡奇峰打艸稿也

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也所以終歸之于大滌也

皴法章第九

筆之於皴也開生面也山之為形萬狀則其開面非一端世人知其皴失却生面縱使皴也於山乎何有或石或土徒寫其石與土此方隅之皴也非山川自具之皴也如山川自具之皴則峯名多異體奇面生其狀不等故皴法自別有捲雲皴劈斧皴披蔴皴解索皴骷髏皴鬼臉皴亂柴皴芝蔴皴雨點皴玉屑皴金碧皴彈窩皴礬

頭皴。沒骨皴。皆是皴也。必因峰之體異。峰之面生。峰與皴合。皴自峰生。峰不能變皴之體用。皴却能資峰之形骸。不得其峰何以變。不得其皴何以現。峰之變与不變。在於皴之現与不現。皴有是名。峰亦有是名。如天柱峰。明星峰。蓮花峰。仙人峰。五老峰。七賢峰。雲臺峰。天馬峰。獅子峰。峨眉峰。瑯琊峰。金輪峰。香爐峰。小華峰。匹練峰。回雁峰。是峰也。居其形。是之皴也。附其面。然余運墨操

筆之皴。又何待有峰皴之見。一畫落紙。衆畫隨之。一理纔見。衆理付之。審一畫之來去。達衆理之範圍。山川之形勢。得定古今之皴法。不殊山川之形勢在畫。畫之蒙養在墨。墨之生活在操。操之作用在持。若操運者。內實而外空。因受一畫之理而應諸萬方。所以毫無悖謬。亦有內空而外實者。因法之化。不假思索。外形已具而內不載也。是故古之人。虛實中度。內外

合操畫法變備無庇無病得蒙養之靈運用之神正則正仄則仄偏側則偏側若夫面牆塵蔽而物障有不生憎於造物者乎

境界章第十

分疆三叠兩段。似乎山水之失。然有不失之者。如自然分疆者。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是也。每每寫山水。如闢開分破。毫無生活。見之即知分疆三叠者。一層地。二層樹。三層山。望之何分遠近。寫此三叠。奚啻印刻。兩段者。景在下。山在上。俗以雲在中。分隔做兩段。為此三者。先要貫通一氣。不可拘泥。分疆、三叠、兩段。偏要突手作用。纔見

筆即入手峰万壑俱無俗跡為此三者入神則於細瑣有失亦不礙矣。

蹊徑章第七

寫山有蹊徑六則。對景不對山。對山不對景。倒景。借景。截斷。險峻。此六則者。須辨明之。對景不對山者。山之古貌如冬。景界如春。此對景不對山也。樹木古朴。如冬其山如春。此對山不對景也。如樹木正。山石倒。山石正。樹木倒。皆倒景也。如空山杳冥。無物生態。借此疎柳嫩竹橋梁草閣。此借景也。截斷者。無塵俗之境。山水樹木。翦

頭云尾筆筆處處皆以截斷而截斷之法非至緊之筆莫能入也險峻者人跡不能到無路可入也如島山渤海蓬萊方壺非仙人莫居非世人可測是山海之險峻也若以畫圖險峻之在削壁懸崖棧道崎嶇之險耳須見筆力是妙

林木章第十二

古人寫樹或三株五株令其反正陰陽各自面目參差高下生動有致吾寫松栢古槐古繪之法如三五株其勢似英雄起舞俯仰蹲立蹁躚排宕或硬或輭運筆運腕大都多以寫石之法寫之五指四指三指皆隨其腕轉與肘伸去縮來齊并一力其運筆極重處卻須飛提紙上消去猛氣所以或濃或淡虛而靈空而

妙大山亦如此法餘者不足用生辣中就破碎之相此

不說之說矣

海濤章第十三

海有浩流山有潛伏海有吐吞山有拱揖海能薦靈山能脈運山有層巒疊嶂邃谷深崖巑岏突兀嵐氣霧露煙雲畢至猶如海之浩流海之吞吐此非海之薦靈亦山之自居於海也海亦能自居於山也海之汪洋海之含泓海之激笑海之蜃樓雉氣海之鯨躍龍騰海潮如峰海汐如嶺此海之自居於山也非山之自居於海也山海自居若

是而人亦有目視之者如瀛洲閬苑弱水蓬萊玄圃方壺縱使棋布星分亦可以水源龍脉推而知之若得之於海失之於山得之於山失之於海是人妄受之也我之受也山即海也海即山也山海而知我受也

四時章第十四

凡寫四時之景風味不同陰晴各異寒暑殊候爲之古人寄景於詩其春曰每同沙草發長共水雲連其夏曰樹下地常蔭水邊風最涼其秋曰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其冬曰路渺筆先到池寒墨更圓亦有冬不正令者其詩曰雪慳天欠冷年近日添長雖值冬似無寒意亦有詩曰殘年日易晚夾雪雨天

晴以二詩論畫欠冷淡長易晚夾雪摹之不獨於冬推於三時各隨其令亦有半晴半陰者如片雲明月晴斜日雨邊晴亦有似晴似陰者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予拈詩意以爲畫意未有景不隨時者滿目雲山隨時而變以此哦之可知畫即詩中意詩非畫裏禪乎

遠塵章第十五

人為物蔽則與塵交人為物使則心受勞勞心於刻畫而自毀蔽塵於筆墨而自拘此局隘人也但損無益終不快其心也我則物隨物蔽塵隨塵交則心不勞心不勞則有畫矣畫乃人之所有一畫人所未有夫畫貴乎思思其一則心有所著而快所以畫則精微之入不可測矣

脫俗章第十六

愚者與俗同識。愚不蒙則智，俗不濺則清。俗因愚受，愚因蒙昧。故至人不能不達，不能不明。達則變，明則化。受事則無形，治形則無迹。運墨如已成，操筆如無為。尺幅管天地山川萬物，而心淡若無者，愚去智生，俗除清至也。

兼字章第十七

墨能栽培山川之形。筆能傾覆山川之勢。未可以一丘一壑而限量之也。古今人物無不細悉。必使墨海抱負。筆山駕馭。然後廣其用。所以八極之表。九土之變。五岳之尊。四海之廣。放之無外。收之無內。世不執法。天不執能。不但其顯于畫。而又顯於字。字與畫者。其具兩端。其功一體。一畫者。字畫先有之根本也。字畫者。一畫後天之經權也。能知經權而忘一畫之本者。

是由子孫失其宗支也能知古今不泯而急其功之不在人者亦由万物而失其天之授也天能授人以法不能授人以功天能授人以畫不能授人以變人或棄法以伐功人或離畫以務變是天之在於人雖有字畫亦不傳焉天之授人也因其可授而授之亦有大知而大授小知而小授也所以古今字畫本之天而全之人也自天有此授而人之大知小知者皆莫不有字畫之法存焉而又得偏廣者也我故有兼字之論也

資任章第十八

古之人寄興於筆墨。假道於山川。不化而應化。無為而有為。身不炫而名立。因有蒙養之功。生活之操。載之寰宇。已受山川之質也。以墨運觀之。則受蒙養之任。以筆操觀之。則受生活之任。以山川觀之。則受胎骨之任。以鞹皴觀之。則受畫變之任。以滄海觀之。則受天地之任。以坳堂觀之。則受須臾之任。以無為觀之。則受有為之任。以一畫觀

之則受萬畫之任。以虛腕觀之。則受穎脫之任。有是任者。必先資其任之所任。然後可以施之於筆。如不資之。則局隘淺陋。有不任其任之所爲。且天之任於山無窮。山之得體也以位。山之薦靈也以神。山之變幻也以化。山之蒙養也以仁。山之縱橫也以動。山之潛伏也以靜。山之拱揖也以禮。山之紆徐也以和。山之環聚也以謹。山之虛靈也以智。山之純秀也以文。山之蹲跳也以武。山之峻厲也以險。山之逼漢也

以高山之渾厚也以洪山之淺近也以小此山天之任而任
非山受任以任天也人能受天之任而任非山之任而任人
也由此推之此山自任而任也不能遷山之任而任也是以
者不遷於仁而樂山也山有是任水豈無任耶水非無
為而無任也夫水汪洋廣澤也以德卑下循禮也以義
潮汐不息也以道決行激躍也以勇瀠洄平一也以法
盈遠通達也以察沁泓鮮潔也以善折旋朝東也以

志其水見任於瀛潮溟渤之間者非去素行其任則又何能周天下之山川通天下之血脈乎人之所任於水者是猶沉於滄海而不知其岸也亦猶岸之不知有滄海也是故知者知其畔岸逝於川上聽於源泉而樂水也非山之任不足以見天下之廣非水之任不足以見天下之大非山之任水不足以見乎周流非水之任不足以見乎環抱山水之任不著則周流環抱無由周流環抱不著則蒙養生活

無方蒙養生活有操則周流環抱有由周流環抱有由則山水之任息矣吾人之任山水也任不在廣則任其可制任不在多則任其可易非易不能任多非制不能任廣任不在筆則任其可傳任不在墨則任其可受任不在山則任其可靜任不在水則任其可動任不在古則任其無荒任不在今則任其無障是以古今不亂筆墨常存因其浹洽斯任而已矣然則此任者誠蒙養生活之

理以一治萬以萬治一不任於山不任於水不任於筆墨不任於古今不任於聖人是任也是有其資也總而言之一畫也無極也天地之道也